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第 176 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176 冊

第一七六冊目錄

桐城吳先生年譜卷二至卷四	一
顯考溫毅府君年譜	二二九
楊珍林自訂年譜	二六五
天均卮言	四〇五
再青先生年譜	四二五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蘊山王公年譜	四四一
笏珊年譜	四九一
黃公度先生年譜	六八三
先公年譜	七四七

桐城吳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 郭立志 子心 編集

男 崇元 君善 參校

十五年己丑 公年五十歲

正月十六日弟熙甫卒於官所。

熙甫生於咸豐三年癸丑享年三十七歲公有祭

先生友于兄弟伯兄病解去僕役躬執煩辱季弟病羸服食藥餌必具必精苟可
以娛其意竭才力爲之得閒則守視不去積十餘年不怠叔弟官山東亦多病先
生時在保定歲走千里往省之兄弟沒孤寡皆依焉 二月二日卸冀州任。十三日挈家由新開之河航

行過天津二十五日抵保定蓮池書院是日詒甫卸汶上任。三月十五日答張

廉卿云前在冀州接手書未及奉復昨至保定又接都下轉遞續示敬悉還鄂後

動止佳勝德望彌崇至慰跂慕弟別後方以得遂私志爲喜詎料門祚頓衰七舍

弟久病不愈竟以正月十六日去世五舍弟承乏汶上頗聞輿頌上官輒令還省

昨二月二十五日解印矣從兄康之任鄆城今亦以子死乞休數月之間人事變

遷如此。他皆不甚關慮。獨七舍弟清才至性。皆非今代所有。遽爾殞逝。傷痛不可爲懷。門中向少歡趣。惟兄弟相守。以爲至樂。頓遭此變。折臂偏枯。不足喻此悽楚。猶復強顏酬對。苦不可言。五舍弟方鬱鬱而不得志。至今不敢計告。恐其憂憂相接。更生災咎。每書來必問疾狀。吾竟無以答之。此哀更無可告。慰也。冀州以二月初二日授代。十三日挈孤幼就道。過津郡。二十五日抵保定。眷累四十餘口。老荒寡學。媿此臯比。三月初五日補齋課。昨已出榜。時文或尙能了。古課則極盛之後。無能爲役矣。四月弟詒甫來保定省間。十一日與景翰卿云。五舍弟聞七舍弟之喪。千里奔視。相見悲痛。非人所堪。渠亦自抱疾恙。某亦新得咳血之病。兄弟相守。彼此隱憂。都無歡趣。此間書院園亭之樂。全省所無。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風穴而歸康莊也。此近日一勝事耳。二十一日答馬月樵云。聞講求宋賢義理之學。弟前在都時。倭吳諸公當道。都中理學成市。弟頗厭之。及再入都。則諸老凋謝。求一理學而不可得。故有志之士。學不爲人。當爲於衆人不爲之時。乃可貴耳。今

則都中貴人以小學金石考訂爲號。趨者魚鱗雜襲。執事乃退藏於密。歸依宋賢。可不謂豪傑特立不惑之士歟。尙望博通載籍。以矯理學空疏之失。貫通大義。不涉近人瑣碎之藩。終爲命世偉人。可以副見慕之徒區區私望。五月十三日。上李相云。某自二月二十五日抵保定。應酬部署。於三月初五日。補二月齋課。十五日。加考古課。二十一日。考三月齋課。直至四月十五日始行閱畢。書院規矩。自李鐵梅先生以後。皆習爲寬縱。官齋兩課。從無局試之事。某改於齋課日。親率提調。局門堅試。竟一日之長。以二更爲度。諸生均恪守規矩。寂靜不喧。未至二更。均已納卷出場。足見北方士習之善。迥非南省所及。書院藏書頗富。尙恨說部多而集部少。古今名集流傳益希。良山高才競尙口耳之學。述作之才漸少故也。此間諸生爲古學者已有數人。造詣頗不凡近。恨經費過少。不足以養育成就之。爲舉業者講求未精。科第減色。緣官課各署取舍不同。而齋課每次犒銀共止八兩。又不足示鼓勵。凡書院振興。舍寬籌經費。蓋無他法。若令齋課今古二塗。每歲共增千

金在通省公款所省有限。而諸生受益無窮。人才必有起色。若徒守舊來規模。難望成效。爲師者亦深慙尸素也。大約蓮池培養士子之費。尙不及冀州耳。五月十四日。答施均父云。惠示文字懿美。期待良厚。某在官時。先生誥書勸以吏事。退休則先生勸以文事。先生之交友。何其近似古人邪。抑某不能爲吏。病而求息。始衰之年。迫以憂患。廢棄書冊。自同農圃。聞先生高論。恍驚心魄。茫然不自知身世之何歸。媿負媿負。來示文字愁苦易好。能自制感憤不平之氣。一出於和平。視學道之所至。亮哉斯言。非世士之所與知也。抑有又難者。文字工拙。別有能事。能者居富貴而聲益閎。不能者在貧窮而氣愈餒。是故愁苦之遇。耳目所常接。而文之好者。曠代不一逢。其亦各視其人之自處而已。愁苦而感憤。動爲歎老嗟卑之詞。否則睥睨一世。罵譏笑侮無所不至。自以爲獨出冠時。追古人而相與唯諾。而不知其鄙陋殊甚。有道君子所深耻也。然竊觀自古文字佳者。必有偏鬱不平之氣。屈原莊周太史公韓昌黎皆是物也。昌黎至特爲一書以昌言之。以爲物不得其

平則鳴。彼其感憤。視世之褊衷者。雖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要不得謂爲和平之音。彼其於道。豈皆概乎未有聞哉。有宋儒者。舍文而言道。道則是矣。而文乃疲茶而不可復振。此又何說也。某少不自力。今忽忽將老。而胸中茫無一得。自揣不復能追扳襲賢。將爲君子之棄矣。先生道德滿衍。尤潛心於千秋大業。方追取世資。究極當世之用。必有迭起門進。紛紜乘除之變。接於心而決於氣者。冥然若失。而一發之於文。將李習之所云文理義三者兼并。惟於執事是望。勉卒所業。以副夙期。幸甚。案施名補華。人時官山東道員。公自是年始。每入冬季。即將書院課卷。先期檢閱。單車赴山東。省弟詒甫於官所。舉公私事悉爲料理。春後乃還保定。歲以爲常。迄汝上君之歿不變。答姚錫九詩云。從今歲歲治行具。爲採風謠券兩賢。即謂是也。

十六年庚寅 公年五十一歲

正月十日。汪夫人卒於保定。案汪夫人生於道光丙申正月五日。享年五十五歲。日記。十二日電信。汪宜人亡於正月初十日。二女失母。甚思之。案時公在濟南。汪夫人二女生。四月二十三

日與王晉卿云。在冀州時。接到蜀後惠書。是年秋試時。曾肅一函。託王用儀在京轉寄。其函內并封有施均父所刻詩集。及奉寄書函。用儀向來辦事結實。吾以此函爲必可到矣。用儀試後以疾歸。未幾作古。又數月。某亦乞病去冀州。七舍弟又在州殞逝。五舍弟補官汶上。又以解任閒居。弟到蓮池。疲於校閱。視在官爲尤苦。諸友書札。往往不報。八月至冀州。扶亡弟之喪至天津。附輪船南去。弟即由津至濟南。省視五舍弟。在濟南留連數月。頗與施均父往來。讀其未刻之詩。視已刻者更進。方勸其續刻。而均父入都展覲。今年正月。五舍弟奉檄回任。弟遂隨至汶上。小住兼旬。比歸保定。已及閏月。此兩月中。校閱之疲。過於去歲。曾不能伏案一理舊業。年過五十。每日竟不能多作事。以精神才力。事事遲鈍也。山東來書。謂均父出都。甫還濟南。遽已作古。殊可痛悼。當今詩才。如此人者。甚稀也。曾劄侯近亦薨逝。尤爲天下惜之。案此書尺牘不藏今從晉卿家鈔得補入

十七年辛卯 公年五十二歲

公解官時。即薦范肯堂於李相。爲其子經邁課師。肯堂是年二月始到天津。四月十日。答范肯堂云。前接傳相書。深以得名師爲幸。旋接來示。敬悉賓主款洽。傳相英雄人。最善待士。世人往往謬議。正坐未見事耳。吾爲執事作合。乃自揣文學不足以闡揚傳相志業。將以千秋公議。付之雄筆紀載。以正後來穢史。不區區爲目前計也。七月十四日。答馬月樵云。承惠寄近溪語要。弟向未涉獵宋明儒者之藩籬。今讀是書。未能窺測深處。近儒擯絕姚江。愚意常疑其過。執事乃欲提唱絕學。其用心固自超越流俗。敬佩敬佩。

十八年壬辰 公年五十三歲

九月二十六日。答余壽平云。前聞皖中議創古學書院。撫軍學使倡率捐輸。某用爲私喜。誠見中興以後。各省皆有學古之士。獨皖中頗希。亦從無先輩接引。誠恐淮壖武節極盛難繼。一傳之後。闕其無人。今得大吏振臂一呼。不難風雲協應。此書院若成。則後來才俊。日起有功。出則蔚爲國華。處則教授徒友。吾皖人士不忠

不蒸蒸日上。爲惠不可勝言。往年弟嘗勸合肥師相倡辦此事。師相意不在此。而漫謝以山長難得。今武昌張廉卿。海內碩儒也。在鄂不合。流轉襄陽。今聞將有入秦之舉。此君年七十而入關謀生。蓋亦無術自給。出此下策。弟昨謀之南中舊遊。意欲糾合十餘人。人出百餘金。延此公入皖。以爲鄉里後進師表。則文章之傳。當復有寄。區區愚見。竊謂時局日棘。後來之變。未知所底。帖括之學。殆不足以應之。將欲振興人才。弘濟多難。自非通知古今。涵茹學識。未易領此。不佞日夜念此至熟也。因敢誦所聞見。仰達左右。倘不見爲迂闊否。同日與吳季白云。此間有友人得劉仲魯書。謂張廉翁已定入關。前日冀州人來携有賀松坡致同州府一書。屬爲轉遞。詢其書中何事。則云張會叔有書。屬松坡爲渠父謀同州書院。據此則秦中尙無遺席以處廉卿也。弟擬日內作書致廉卿。告以吾皖人欲延聘之意。并勸勿入秦。未識有當否。張廉卿之文。必傳於後。今世人不知之。後世必有揚子雲能知之也。今人多講口耳之學。故自與爲異趨耳。文章自有真傳。廉卿死則廣陵

散絕矣。區區之意所爲必欲羅而致之皖中也。十月三十日與范肯堂云。昨聞

鶴泉檢討來。據云孟紱臣與直隸諸公商定。欲爲某請加京銜。殊可駭怪。彼謂議

發之師相。吾竊料其不然。吾事師相數十年。師相待我向不如是之淺。如當道諸

公嫌我官職下。不堪任此講席。則我可即日辭去。又何必作此等轉折。案請加卿

相之意。後論兒書亦言之。公此等氣節。凜然不顧一切。處他人不能爲也。又案當時公與范公書皆送呈李相。此書所談無異與李相面爭也。往年天津

道吳香晚保我一知府銜。吾聞面辭。香晚謂文牘已詳院矣。吾乃至幕府請景翰

卿調查此件文牘來。吾自將賤名刪除。其後在冀州勸賑。胡雲楣觀察又議定列

獎。吾度不可辭。乃怒激之曰。君豈欲收我爲門生邪。胡公乃已。此皆在官時事。豈

有在官不欲加銜。去官處館反須加銜之理。若云賓主不稱。亦未聞主人延賓必

求與己敵貴之人。今師相貴極人臣。又安所得一貴極人臣者爲之賓哉。鶴泉佳

士也。聞吾言乃笑曰。吾竊料其不可。當作書告紱臣。尼止之。據此則此議當可中

寢。萬一不能中寢。則吾惟有棄館而逃之一法。吾豈爲汪仲伊崔岑友哉。執事知

我尙望設法勸止此事勿遽逐我遠去也。十一月十一日答許仙屏河帥云某少不努力老而百無一成曾文正門下乃有怒下如某者豈不慙負聖師期待乎來示述往年文正見愛語文正當日固不料某了無成就如此也今雖欲勉踪古人而年過五十精力有退而無進殊用自傷命譔梁淑人墓誌頃始匆匆脫稿文筆蕪陋不足發明淑行不必果用上石也。

十九年癸巳 公年五十四歲

三月二十三日答賀松坡云得手東並寄示所爲論左傳一首其謂左氏書但紀述事始末而未嘗爲之條例以解詁春秋之文其條例而解詁之者淺學自喜者之所爲也此誠卓識閎議鄙人私蓄此疑於胸臆久矣往與張廉卿論鄭莊克段篇廉卿摘文中段不弟數語謂爲飛鴻點雪僕以漢人謂左氏不傳春秋若開宗明義便如此云云則愚人亦知爲春秋傳矣蓋嘗疑之而未敢信也今得大論爲之一快凡此於文中增竄語言者蓋不可一二數史記載華元饗士其御羊羹不

及古以斟爲羹。羊斟爲羊羹。而非御者之姓名甚晰。今左氏乃有君子謂羊斟非人也等說。此必經師講論時有疑。羊斟爲人者。而其師知斟之爲羹。故曰羊斟非人。豈知後之淺者入此語於左氏書中。而賡續之以私怨殄民云云者哉。此與鄭莊克段篇。皆文中攙雜膚受淺說。尤爲謬亂。恐全書中此類尙多。尤能疑誤後學。安得如執事者一一辨白而刪燬之。如柳子厚之於國語。豈不快哉。至謂其事出於劉歆。則愚心尙未敢附和。歆雖引傳文解經。略如費氏之於易。未必遽有移易竄改。杜元凱序稱劉賈許穎。劉杜相去二百餘年。劉所爲書。杜猶及見之。若果改易左氏本書。杜豈不知。而顧從而阿順之。曾不一爲致疑而辨諍之。尙得爲左氏忠臣哉。僖五年正月。視朔登臺。觀書雲物。驛入晉殺太子申生文中。使與前年所書事離絕不屬。其爲後人攪入者無疑。而漢書已引之。其他釋經條例。或在歆前。或在後。今殆無能確證。要之非左氏本然。此可決知者。劉子駿學術故自淵懿。孟堅蓋深服之。於其父子閒議論異同。時時有子駿觀所爲讓太常書。其毅然自守。

嗜古而嫉俗。豈非真知古今閎博大雅之君子哉。班氏愛其文學。而惜其附莽。斯其爲不隱惡不虛美之信史。非如後君子惡其爲人。則虛加之以惡名。而詆誣之以本無之事。若望溪之以周官爲劉歆增竄者。則尤爲無實不根。一人之臆說。不足引爲深據也。鄙見如此。未識有當否。有異同可相違覆。六月二十六日。與川東道張藹卿云。往年誣諉以先靖達公碑文見託。豈敢以不文辭。但執筆爲當代偉人作碑。深慙才力薄弱。不足揄揚萬一。以此遲久不爲。令弟翰卿觀察傳述盛意。敦促速構。某不敢再延。謹依尊撰行狀以爲藍本。草草成文。昔人謂太史公書其所據依采摭。皆高文。故易佳。某謏劣。何敢自同昔人。獨所采摭。則史公底本。殆無以遠過。是爲私幸耳。文成經年。尙以草稿未定。遲久不上。昨經檢閱原稿。稍稍更定。謹錄稿呈教。伏候中裁。是正。蜀中相知甚希。求代抄二分。一以示黎導齋觀察。一以示王晉卿大令。均求一言評定。勝千里面談也。

二十年甲午 公年五十五歲

七月二日與范肯堂云。病中成淮軍昭忠祠記一首。自知漫率不成文。通伯頗有議刪之處。茲錄稿呈政。務望痛加改削。海上多事。而吾輩乃從容而議文事。真乾坤腐儒也。前議光祿碑。容遲再奉復。相公此時軍國事重。吾此二文但成稿。俟事小定再獻上耳。日本此次爭高麗。蓄謀已久。特乘俄人鐵路未成時發難。俄路成則日本無可措手。日本得之。則俄必拱手分地。而吾國大勢去矣。高麗不能立國。無愚智皆知之。往年黎莼齋在英時。吾曾寄書莼齋。謂越南高麗皆當改爲內藩。遣督撫治之。否則必爲他人所得。黎復書服吾論爲英偉。而亦不敢堅持也。高麗亡久矣。此二十年來。賴相公經營保全之。是以彌留不絕。今難以虛聲守矣。詔旨詰責。言路糾彈。相公唯有忍辱負重。支此危局耳。八月朔日答姚叔節云。靜潭垂愛至深。來書代籌鄙況。欲令自謀。皖中講席。吾此席已屬自薦。豈可屢以毛遂自處。自堅辭李相幕府。當時已有始終相周旋之說。李相無謝客之意。某亦不便忽然。緣李相知待已深。未宜掉臂徑去。此區區師友之愛。非眷戀此鷄肋也。八

月十六日與賀松坡云。惠示祭廉卿先生文。矜練縝密。氣甚遒邁。祭文中能品也。謹評識附還。廉翁葬秦中。聞與橫渠墓相近。可謂得地。將必思爲一文。頃尙未落筆。大作出。亦使吾閣筆也。二十日答范肯堂云。近日內意似不信心。想師相意緒不能佳。竊謂此等皆在意料之中。豪傑當事任。惟有不顧是非。福禍利害。專力於吾所能爲而已。獨惜國論如此。決無勝敵之理。舉朝憤憤。將有石晉之禍耳。曹子建云。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惜乎今之議者不能通此義也。二十五日答張筱傳云。東邊生事。吾內外異議。似非師克在和氣象。台端以爲宜添大枝水師。購鐵艦二十隻。需款二千萬。需時二十年。誠爲篤論。無如朝中不能知此。大率景延廣之流。將以十萬橫磨劍自許。宜其於前敵情形隔闕也。近聞平壤失陷。左軍傷亡。海軍血戰於鴨綠江。彼此戰艦皆有傷損。此後戰事恐無休時。勝之不武。敗則不可收拾矣。此漆室所爲隱憂也。二十七日與詒甫云。朝中不信李相。頗有意摧折之。幸太后尙倚重耳。然軍事棘手。君臣之間亦在危疑。李相心緒不佳。吾